

新中國 文藝叢刊

Sinzhungguo Wenji Cungkan



鐘

新中國文藝叢刊

卷一





賴少其作 (刻木) 旗在下



張望作 (刻木) 線前上也民農

目錄

✓ 短論

透過阻隔.....齊明「一」

通俗文學的寫作.....源新「三」

關於女兵.....巴人「五」

抓住生活.....巴人「七」

✓ 小說

某校紀事.....李輝英「八」

「爲人在世」.....巴人「四」

吳文奎.....林淡秋「四」

團巾.....桂芳【二五】

自由畫.....陽光【二六】

專家（蘇聯・克雷摩夫作）.....金人【二三】

報告・通訊

在普北前線（英國・勃脫蘭作）.....林淡秋【二四】

出征.....洛蝕文【二五】

旅途雜記.....舒湮【二三】

散文

鐘（蘇聯・高爾基作）.....梅益【一〇】

街頭小景.....景宋【二六】

窗下.....柯靈【一七】

家山夢語.....周楞伽【一〇】

✓ 詩歌

新中國進行曲(英國·霍爾丹夫人作).....葉舟〔五〕

把這好訊帶給戰友們.....郭矩〔六〕

槍手.....錫金〔六七〕

✓ 論著

什麼是抗戰文藝.....蔣天佐〔六八〕

抗戰中的藝術觀.....袁國平〔六九〕

五年來的日耳曼作家聯盟(德國·堪陀路維支作).....白明〔七〇〕

✓ 雜文

談詩瑣語.....韋佩〔六一〕

無題

文載道〔二六〕

試一試看

辦微〔二〇〕

看報偶得

吉力〔〇三〕

吳炳殉國考

鄒嘯〔〇五〕

書目評

補白

紀念燒餅

夏伯陽與義勇軍

〔一二二〕

蘇聯的農村劇場

〔二二一〕

世界反法西斯文藝展覽會

〔二二一〕

徵集戰事史料

〔二二七〕

編者的話

〔三三九〕

短論

透過阻隔

齊明

現在我們的全國各處還沒有脫離王維詩所謂「因人見風俗，入境聞方言」的情況。雖則隨了全國大動員和全國大遷移，殊風異俗的彼此交流，方言土語的相與和合，都已有了異乎尋常的進展，但因教育未普及，文化未提高，雖則有了進展，也還只能減掉若干程度的風俗交流和方言和合的隔絕性和保守性，而未能進到毫無阻隔毫無遮攔的境地。要傳遞或灌注我們的知識和精神到無遠弗到的基層，現在還非設法透過這風俗和方言的阻隔不可。這便是年來通俗文學號召的由來。

在這號召裏面含有幾種相反的性質：一，在文學方面是趨異，是土風化，方言化；二，在受者方面，是向同，是全國化，一體化。趨異是屬於形式方面，而向同，則屬於內容方面。再加以三，風俗方言本身方面是

否也要同時使它雖異求同，問題就更繁複。過去大概因為對這三個方面着眼不同，決心也略爲有些不同，大家意見未免有些出入，因而不免有時還有些徘徊彷徨，進退失據的尷尬神態。

事實擺在我們面前，我們非得透過風俗和方言的阻隔不可。要深入一般民衆，在文學方面不能不土風化，方言化，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問題。這就因爲一般民衆的精神，必須全國化，一體化，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問題。至於開通阻隔，當然也是我們當前的任務。但這任務似乎應當配合別的工作來做。譬如關於風俗，我們可以動員風俗學（舊稱民俗學）家來從事比較風俗研究，關於方言，我們可以動員方言學家來從事比較方言研究。假如做得得當，這於開通阻隔以至於消除阻隔，可以大有幫助；就於透過阻隔，也可以大有資助。而文藝工作者自身，也可以在做報告文學或文藝通訊的時候，帶便盡些這方面的任務。此外一切等等的教育者，也都各有其應做的工作。因爲這是一個具有相當繁殊性的問題，必須要有繁殊而又統一的工作，纔能解決。正如藝術品一樣，迷於繁殊而流爲散漫，或癡於統一而流爲枯窘，苦窳，都不是常道。我們現在最要自勉的是，不在問題面前，閉了眼睛，癩了意興，拿塗抹問題當作解答問題！——我們的問題是透過阻隔，以至於打通阻隔，消除阻隔！

通俗文學的寫作

源新

爲了要動員民衆，文學作者們的對象應該從小衆注意到大衆；因此，文學作品的寫作技術便不能不有所不同。離開了傳統的個人的作風，放下了只有一小衆一能夠懂得的纖巧的深奧的技術，而轉眼到大衆的需要，大衆的了解能力，這正是一種空前的大變動。

爲了要適應這種特殊的現象，要適應這個空前的大時代的需要，作者們都有調整自己的寫作傾向的必要。

作爲戰鬥的武器的文學，和承平時代的東西不能不有所不同。那便是說，應該更顧全到環境的需要。

正像一個農民，一個商人應召去服兵役，他們的生活必須全部變更過來一樣，我們的作者們在這個大時代裏也應該全部變更其生活與其作風。

沒有例外，文人們在這個時期也是必須動員起來的。

抗拒這個動員的，便是「抗拒」命令，正像各地方的人民的抗拒服兵役的命令一樣。如有

什麼人提出「要求寫無關抗戰的文字」的呼號時，這「呼號」便是一種叛逆的表示。

文人們被動員起來的已經不少了。——特別是關於戲劇部門的，差不多已盡了很大的力量。

但這動員還嫌不大普遍。國家需要更多的文人們從事於動員民衆，教育民衆的工作。

在當前，每個文人，祇要他能夠執筆爲文的，都應該響應這個「需要」而專心的去學習，去寫作爲大衆而寫的文學——通俗文學——的工作。

這是爲人的，不是爲己的事業。

寫作通俗文學必須處處爲大衆着想；也必須處處以當前的動員工作，教育工作爲寫作的中心。

有許多文人們不曾寫慣這一類的通俗文學作品的，自然必須更加苦力的去「學習」學習如何能夠通俗，如何能夠適合於大衆的程度與要求。在「學習」裏，我們已產生了好幾個很好的通俗文學作家了——但我們需要得更多！

至於通俗文學的形式的討論，却是比較次要的問題。因了地方的、職業的、階層的不同古老

的通俗文學的形式是千變萬化的。而大眾們對於不大熟習的新形式，卻也並不執持着排斥的態度。——但有一個條件，是他們能夠領會，了解，而且是適合於他們的需要的。

而因了內容的不同，許多所謂「靡靡之音」的舊形式，常常也會一變其本來面目，而成為恰可配合「動員」的需要的——像許多關於抗戰的歌曲，在實際上便有許多是以舊式的蓮花落、五更轉等歌調組織起來的。

關於女兵

巴人

藝術的生命是「真實」，這是一句平凡話，然而若要做到，確實不甚容易。卽就「真實」的解釋也各不相同。最通常的見解，便是以描寫事實，卽爲真實。但所謂「事實」就有「本質」的和非本質的——所謂「假象」——存在。要把握事實的本質，作者須有「識力」，而「識力」的養成，不是僅讀幾本書就能濟事，讀書之外還須實踐。——識力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。

這還是一套爛熟的理論，並沒有特別提出的必要；然而我們的藝術家也許懂得這理論，但在他下筆之間，却就失却把握這理論的能力了。或者宥於成見，不能深入事象。或者昧於事理，以

假象爲實際。更或者心造幻象，抹殺真實。而我們的藝術家，因此也終於葬送了藝術了。

新近我看到一本復刊的良友，這刊物在過去，我是沒有多大好感的。原因卽在於它那「女子本位」的封面。復刊的良友上，內容也許比較精彩一點了。但封面却叫我更爲生氣。

是一個女兵。軍裝，軍帽，擎槍作射擊狀。我非軍事專家，這姿勢是否正確，無法論斷。然而居然是銅盆帽下，胭脂般然。柳眉如畫，櫻唇點丹；此而不足，又復朱其指甲，既無英勇氣概，但見是嫵媚春色。我雖沒有上過前線，見過所謂女兵，但依常理度之，這總是一樁侮辱。打破家庭牢籠，趕上烽火前線的中國新女性，該要更爲樸素，誠實，勇敢，茁壯，滿身充溢鬥志的吧。

這樣的女兵是不會有的。這不過是攝影者的假造。尋個「標準」美女，穿上現成軍裝。故擎槍作射，兩眼矚然，惟恐減去「傳神」美色。卽不然，那眉毛朱唇，指甲兩頰，也該是攝影者的一傑作！然而這是多麼荒唐的傑作呵！

砲聲遠去，笙歌遍地，孤島人士的淫樂如故，投其所好，才能招徠生意，凡屬女性，須有胭脂裝點，我們藝術家的良心，在此已不可問了。卽不然，略講忠厚，稍存恕道，則我們藝術家的生活也與許戰隔離太遠，眼前風光，豈同戰地景色，抗日女兵，決非舞榭歌女。既欲趁時，又復裝假，實在不是

從事於抗戰文化藝術者所應有的態度。

故欲藝術底逼真，更須創造藝術者，有真誠。認真生活，認真工作，去誇大，除虛矯，品格不嫌其小，事理無虧於真。此後逐漸發展，也自有偉大的一天。從這一點上說來，則平凡不一定使藝術減色的了。

抓住生活

巴人

抗戰以來，一般人對於文藝創作的批評，便是「公式化」。眼前有多少由於抗戰而發生的社會生活上的變動，我們全部忽略過了，却一味追求於可泣可歌的英雄故事的描述，執筆之時，不是先寫幾行砲聲，槍聲，就是加上幾句「八股理論」。對於這樣的作者的動機，我們是祇有欽佩的，實在不願予以指摘。

然而抗戰的力量必須力求深化。不為民衆的切實動員，而一味拘泥於政府權力的絕對集中，試問民意無所歸向，權力又從什麼基礎上來集中？這是政治上的公式主義。依然是官僚主義的傾向的暴露。「抗戰同時也就是建國」這原則同樣應該適用於藝術文化的範疇。所以，我們

說：「通俗是爲的提高，」而不是僅僅迎合大衆——永遠停留在大衆的原來的文化水準上，在這裏，文藝作品不應老唱這麼幾句八股，也就是我們應該提出的要求吧。

不唱八股，不同於一要求無關於抗戰的文字。」其實在整個社會激刺變動之下，無關於抗戰的事物最沒有的。高坐沙發之上，閒抽香烟一枝，而烟霧繚繞之中，却已化去國幣幾分之幾，從統稅局而入於日本人的手中了。纔從舊書店中回來，走過「四馬之路」，入高長興，沽酒一斤，獨酌緩飲之餘，就要想到此物之幸而沒有禁止出口了。孤島不孤，桃源何在，誰的生活能與抗戰無關？

抓緊生活，就必須從「有關」的眼中來看生活。卽就上海而論，有多少生活可作我們創作材料：二房東趁火打劫，濫加房租，三房客怨聲載道，典衣償欠。熱血青年，既受生活壓迫，又感從戎無路。工人顧念國家前途，忍痛以求勞資合作，老闆專念一己利益，大意不管別人死活。既恥於「人偽旗」底下做事，又懼於家庭的負壘重重，海關關員的苦悶可知。明知道販賣劣貨，徒然爲「人家」製造槍砲，無奈是老板尊意，祇得爲自己傷心下氣，小職員的喊痛不已……凡此種種，全部是我們文藝作者的上好材料。而身臨其境者，又復放棄此種遭遇，專門想從英雄身上渲染奇蹟，

於是兩不討好，一無所成，實在是文藝界的損失。

自然，這現象是有原因的。熱心於抗戰，全個心神，祇注意於戰爭的勝敗；自己的生活的遭遇，不復在意，這是一。雖然心懷抗戰，却沒有把抗戰工作，從生活本位上做起，於是也就不能把生活與抗戰相互連系起來，這是二。對於抗戰認識太過單純，對生活的認識也就不能深入，這是三。總而言之，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看到從生活的深度上來反映抗戰的實質的作品，主要原因還在於我們的抗戰工作，沒有深入於自己的生活裏！

抓緊生活吧，從文藝寫作的過程中，你將更理解抗戰的本質與演進，而成為一個文化戰士——一個民族英雄。